建党百年·礼赞

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光荣的土地。今天，我情牵着父亲的思念，回到太行山的怀抱，拥抱蓝天山峦，在阳光与清风里自由呼吸。

我的太行我的家

■ 杜京

夏日的太行山，满眼尽是风光。青翠的峰峦叠嶂，树木茂盛葱茏，山川壮丽多姿。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太行山，望着车窗外如画的风景，思绪万千……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军人，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父母一生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保卫祖国建设边疆，辗转南北，历经艰辛。几十年来我和弟弟也随着父母，从县城到村庄，从城市到边疆，军营就是我们的家，父母的军旅生涯，人生轨迹，相伴我们成长。

此时此刻，我耳畔又响起父亲那亲切的话语："我的老家在山西太行山，三老舅引领我参加革命，我跟随陈赓部队当兵走天下，消灭日本鬼子，打垮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为的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字字句句的肺腑之言，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当填写各种履历表及相关表格时，我总是怀着对祖辈的崇敬心情，认认真真、工工整整地在"祖籍"或"籍贯"一栏写下"山西长治"。

每当说起祖籍，总会想起晋东南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杜家庄；每当提起老家，总会想起太行山区那个父亲出生和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雄伟壮美的太行山，北起北京西山与燕山相接，南达王屋山濒临黄河，西衔黄土高原，东接华北大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沟壑幽深，纵横交错。山峰蜿蜒起伏，像一条巨龙卧伏在华北大地上。

"心旷天欲高，豪气干云霄。未得强贼首，不敢笑黄巢。"生动地描写了太行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不畏强寇，为保卫家乡而奋起反抗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此时此刻，我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和太行山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团结一致，消灭日本侵略者，血战太行的鲜活历史画面。

我的父亲是一位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身经百战，驰骋疆场，英勇善战的老军人。他出生在晋东南太行山区一个穷苦人家，家中弟兄五个，父亲排行老二，直到家里出了八路军，父亲从此才渐渐明白了一个"理"：共产党为咱穷人打天下，跟着共产党走，誓死不回头。

父亲的大哥杜耀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父亲的三舅李启发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出生入死。父亲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小小年纪就参加抗日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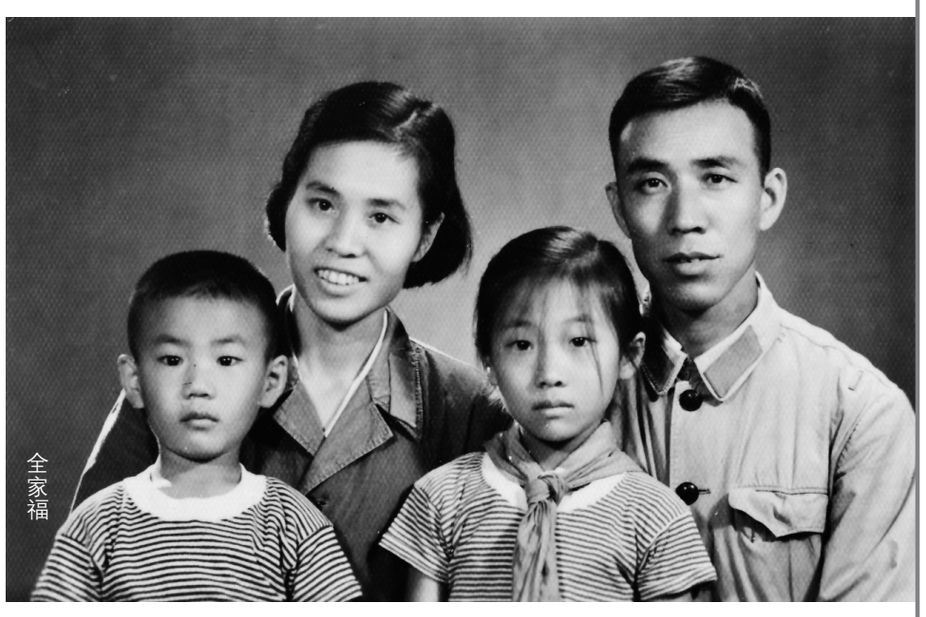
一天清晨，父亲和往常一样正在村口拾羊粪，只见一位八路军骑着大马从远处而来。当这位八路军走近他跳下大马时，父亲一看，原来是他的三舅。三舅微笑着摸着父亲脑袋问："小丑子（父亲的小名）有饭吃吗？"父亲摇摇头。此时，三舅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咱们走，跟上共产党，穷人有饭吃！"

就这样，父亲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从抗日战争消灭敌寇，到解放战争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到赣江东西粤桂边区；从解放两广挺进西南，到进军滇南歼匪，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先后参加过大小战役200余次，屡建战功。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跟随着他的三舅，参加革命队伍，离开亲人，离开故土，离开太行山，这一别就是一生，直至他去世之前，仅仅就回过一次老家。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

每当父亲说到太行山，提到老家，我会问他："您想老家为什么不回去呢？"父亲回答说："作为一名军人，要多想国家这个大家。工作繁忙，多少次想回老家也没能回去。"

我的四叔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人民解放军空军，五叔也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父亲说："虽然老家的破屋，早已没了炊烟，可一样没少过回太行山老家看看的念头。"


全家福

终于，在我13岁那年，地道太行山出生的父亲，在参加革命30多年后，第一次带着母亲、我和弟弟全家一同回老家。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郑州后转车去焦作，再换乘火车去老家。

下了火车，三叔和他的长子，我们的文刚哥，推着自行车来接我们。跟随着他们的脚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厚厚的雪地里，我和弟弟如此快活。

第一次回太行山老家，正值大寒时节。父亲特意吩咐，老区的乡亲们还很贫困，回老家时多买一些大米白面，让母亲这个南方媳妇露一手烹饪手艺，他们特意做了几十只黄焖鸡，邀请村里的乡亲邻里，轮流到家里来做客，母亲是军医，还为村里的乡亲们坐诊看病。

巍巍太行八百里，玉带蜿蜒变通途。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又一次回到太行山老家，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老家长治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城市乡村面貌一新。父亲的出生地杜家庄，一个原来只有30多户100多人的小村庄，从太行山坳，整体搬迁到开阔的南张店村，一个土地贫瘠，水源匮乏的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变成了生活幸福、乡村文明的新农村。

坐在我面前的文信哥，是牺牲了的大伯的遗孤。他至今依然在山西老家当农民。看着悬挂在院门砖墙上，由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属""共产党员户"两块红色牌匾，他说道："我是烈士的儿子，绝不能掉队，无论是在村里当记分员，还是在煤矿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每做一件事情，都以父辈为榜样，尽力为村里多做好事。"

长治，古称上党。这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光荣的土地。今天，我情牵着父亲的思念，回到太行山的怀抱，拥抱蓝天山峦，在阳光与清风里自由呼吸。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人们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这里就是我的太行我的家。

小时候只注意这些红色歌曲好听不好听，还不大懂得这些歌与历史有多大关系，这时候回想起来，它们都是很珍贵的材料，反映了岁月中的某一个片段或节点，记录的是日渐模糊了的过往，让我们不会忘记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的初心。

音乐记录的历史

■ 朱钦芦

最近老有节目看。

外甥女莲莲上月和她所在的四川省交响乐团来北京，说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一出主题交响音乐《灯塔》，届时邀请舅舅和舅妈去看。直到演出几天后，莲莲才来电话，抱歉地告诉说，红色主题的演出很火，一上来票就卖断了，所以现在才有了最后一场演出的票。没关系，只要能看上我们就很高兴。

说实话，我不大懂交响乐，所以坐在剧院里，打开宣传册先了解了一番演出的内容。《灯塔》共分四个乐章，"求索""丰碑""征途"和"光明颂"。每个乐章名下，都有几行小诗，可以帮助理解音乐的主题：例如"求索"这个乐章下的小诗写着：长夜漫漫，生死之间，蓝缕破碎山河，无悔风华少年，饮血当歌，上下求索。

乐声响起，一看演出阵容便觉得震撼。这是融汇了四川、深圳、天津、青岛、哈尔滨和武汉六支交响乐队伍一百几十个乐手的同台演出，用指挥的话说是国家剧院历史上最豪华的演员规模。管弦齐鸣，金声玉振，演奏大气磅礴，果然不同凡响。在音乐的语汇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被高度浓缩在一个个音符中。它们跳动着，撞击你的双耳，振动你的听觉，在你脑子里绘制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乐声反复响起，让你对这段百年历史有一个提纲挈领的理解。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音乐大餐，一个让人激动和振奋的夜晚。

妹妹最近也发出了一场没有售票的音乐会的邀请——她要去参加区里组织的红歌比赛。比赛前一天，她希望大家前去为她们的队伍鼓劲加油，并且点名要善于拍照录像的四姐夫去帮着记录她们的演出情况。哥哥姐姐都应声报名，四姐夫那更是没话说。我虽然不能到场，但是四姐夫拍下来的录像我认真地放来看了。她们一排女士统一穿着红色的丝绒服装，精神饱满，情绪高昂。我在评点中把她们戏称为一串红辣椒，称赞她们唱得不错。妹妹却不大满意，说有人的普通话咬字老是差点意思，她的一个北方籍的闺蜜纠正了多次也没有把她们完全扳过来！

要说比赛红歌，我愿意比过去的老歌，因为我的记忆库中存储着不少几十年前的呢！这次不拣大家都知道的说，我挑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晒晒，管保没几个人知道，不信就听听。

唱国际共运的："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唱共产党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唱人民军队从建立到壮大历史的："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次，人民有了子弟兵……"，唱苏区景象的："红旗红马红缨枪，爷爷他把红军当。奶奶在后方勤劳动，粮食军鞋送前方……"，唱奋起打击侵略者的："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越大越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唱继承革命传统的："爸爸给我支红缨枪，银光闪闪红穗儿长。这支红缨枪是传家宝，子子孙孙扛肩上……"，唱悼念先烈的："翻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举手行队礼，献上花圈表表心……"。这些歌曲大都是我的小学校教唱的，此时这一回忆引发奇想，下次跟同学聚会，参加者每人唱一首那时候的老歌怎么样？

小时候只注意这些歌曲好听不好听，还不大懂得这些歌与历史有多大关系，这时候回想起来，它们都是很珍贵的材料，反映了岁月中的某一个片段或节点，记录的是日渐模糊了的过往，让我们不忘记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的初心。

不过，我记得的红色歌曲中，最让我一生不能忘怀的，是《长征组歌》。它记录的可不是普通的一段历史，而是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一段历史，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攸关的一段历史，感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段历史。20世纪90年代，单位图书馆处理十几本老书《红旗飘飘》，我全给买了下来，因为其中有许多红军老战士书写的长征故事。此前此后，我还阅读了两个老外写的有关长征的著作。1936年斯诺到陕北采访，听了有关长征的概略介绍后就激动不已，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有一章就是关于长征的故事。他激情难抑地评价说："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远征……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的。"他很遗憾自己没能写出关于长征的专著，但是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还真让他说中了。他的美国同行、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读了他的这本书后，便萌生了这个使命感，并开始了搜集材料、专题研究和联系采访的相关准备工作。尽管他的采访愿望在几十年后的1984年才得以实现，而这时他已经是装着心脏起搏器奔80的人了，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红军在半个世纪前走过的路，并最终完成了他的夙愿，写出了这部鸿篇巨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书中说："任何对长征的比拟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有十亿人口的大国，使中国朝着无人能及的方向前进。"

青少年时每次观看或者聆听《长征组歌》，我都难掩心中的激动和渴望，梦想能够到组歌中唱到的地方去实地感受一番。如今，我大体上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夙愿。在娄山关，我目睹了如铁雄关的险要，理解了红军攻下它后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喜悦；在赤水河，我满脑子萦绕的是地图上围绕这条河标示的我军箭头绕来绕去的行动路线，以及敌人的茫然和误判；在泸定，我胆战心惊地走在铺着木板的铁索桥上，听到涛声的轰鸣，看到激流撞起的白色浪花，不由得一阵眩晕；在川西草原，看着长满美丽的野草花的湿地，可是没走几步，污水就浸入了鞋袜；在腊子口，看着山谷里公路和小溪两旁险峻的山势，怎么也难设想出红军是怎样攻下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在延安，飞机刚下降高度，便看到千沟万壑的黄土塬上，已经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林木……

外甥女莲莲又在朋友圈发东西了。一看，是她们乐团在当地某个大学演奏《长征组歌》的消息！这消息顿时勾得我心里痒痒的。

秋风，一吹就过去了；萧萧叶，又在台阶上等了半个世纪。

秋风和萧萧叶的歌

——访朱生豪故居

雕像《诗侣莎魂》

■ 朱莉 文/摄

我读高二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片段，语文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分角色饰演。扮演机智勇敢的鲍西娅的，是女生徐彬，放高利贷的坏蛋夏洛克的扮演者，是男生李风，二人演绎得特别出彩，如今他们都是出色的媒体人。剧中数个小角色，同学们塑造得也是精彩纷呈，其中，我也饰演了一个小角色。课堂上的气氛十分热烈，笑声不断。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多么青春稚气，完全不像要备战高考的学子。

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译者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威尼斯商人》的译者是朱生豪。后来才知道，在中国翻译界，朱生豪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

幸会朱生豪之子

得知这次嘉兴采风中有一站是参观朱生豪故居，我便想起了那节高中语文课，心被牵动了，朱生豪和莎士比亚，对于我来说，此次拜访更像是一次重逢。

那天，我们一进入朱生豪故居，就看到了朱生豪之子，高大，谦和，已经77岁的朱尚刚先生，大家一下子就围拢过去。

"父亲和母亲早年用诗词应和，自喻他们，一个是秋风，一个是萧萧叶。没想到，这成了他们一生的写照，因为，秋风，一吹就过去了，萧萧叶，又在台阶上等了半个世纪。母亲是86岁走的，父亲离世时我只有13个月。"

她写的是一首新诗："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他应和了一首《蝶恋花》："不道飘零成久别，卿似秋风，侬似萧萧叶……"《秋风与萧萧叶的歌》，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朱生豪夫妇的100余首诗词作品，也让大家看到了朱生豪背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诗意女子宋清如在诗歌上的造诣。

有记者说，现在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觉得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比梁实秋的好。朱尚刚说："各有特点吧，梁注重把每一个语言元素都翻译出来，父亲则注重神韵。"

"在所有译著中，父亲最喜欢的是《暴风雨》。这可能和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从大学毕业时，就有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的志向，他写道：'看纵怀四海，放志寥空！慨河山陋缺，端正百年功'，是说要用百年的功夫去'端正'被日本列强搞得支离破碎的祖国河山。但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黑暗，让他很苦闷，这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描写的情境，是有些共鸣的。"

当有记者提到朱生豪先生现在是很大的"网红"，他的诗集情书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时，朱尚刚笑说知道知道，"《朱生豪情书全集》是父亲从1933年到1937年期间写给母亲的书信，出版社觉得用'情书'这个名字比较能吸引人，其实这些书信应该比情书的内涵更广。而我更想让人知道，朱生豪其实是一个将毕生都献给文学艺术的翻译家。"

我们在朱生豪故居的行程只有半个小时。听了朱尚刚先生的介绍，我只匆匆浏览一下一楼展室，就赶紧上二楼去看朱生豪夫妇的卧室和起居室。其中床和书桌都是原物，朱生豪的大部分翻译工作就是在那张书桌上完成的。

因为要赶往下一个采风点，刚刚重逢，又得离别。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故居的门口还有一尊朱生豪夫妇的雕像，后来看到同行记者拍的照片，有错过之憾，因为那雕像，看一眼就忘不了。

雨中的雕像《诗侣莎魂》

采风结束后，我把第二天返京的火车票，从早晨改签为下午，这样我可以有一整个上午在朱生豪故居停留。

打车来到嘉兴南湖区禾兴南路73号，朱生豪故居。在故居门口的左侧，见到了那尊雕像。

翠竹摇曳前的雕像，朱生豪与宋清如彼此依偎，两人像是在凝望远方，又像是在脉脉低语、冥思。他们的身体长在了一起，不再是短暂的相濡以沫，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分开。

天空中飘落起小雨，被雨滴打湿的炭黑色雕像，更显凝重，情深，基座上雕刻的浅浅的文字，也慢慢明晰起来——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在雨中，读着这美丽的文字，感觉到他们美好的生命，纯洁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雕像的名字是：诗侣莎魂。这是本地雕塑家陆乐的作品，我在想这位雕塑家在创作时是用了何等深的深情。

从前这里是南大街东米棚下14号，现属梅湾街历史街区东片。从雕像前面走过的行人，大多没有抬头看一看这尊雕像，好像人们都已经习惯了，已经很熟悉了，好像朱生豪夫妇一直是梅湾区的邻人。有一位老先生打着伞走着，看到雕像停了下来，看了看，又继续往前走。

故居是安静的，几名观者也是轻手轻脚，后院果木扶疏，空气真是非常好，一如朱生豪在《东米棚下》写的那样："我的家里终年是很静的……有一个爽朗的庭心。"

在一层展室，我从从容容地，端详展板上的每一帧照片，默念着展板上的一字一句。文字是朱尚刚先生写的，初稿写了一万六七千字，改了七八稿。

再一次梳理朱生豪的生平。

他10岁丧母，12岁丧父。

他才华卓然。读大学时，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赞他："其人渊默如处子……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才也。"

他爱慕的女子也爱慕他。1935年8月，朱生豪到常熟宋家，这是他和宋清如关系明朗的标志。"那照眼的虞山和水色使眼前突然添加了无限灵秀之气，那时我真爱你的故乡"，这真是可爱可亲的文字，而如果你能再读一读朱生豪的翻译作品，就会发现他的文字也有"豪放"的一面。

他译出了37个莎士比亚剧本中的31个。那是他在日本侵华期间，译稿两度被毁，三次从头开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他的样子只停留在32岁。困顿的生活，忘我的工作，摧垮了他原本单薄的身体。

而他的一生，如此短暂而馥郁，又如此孤独而芬芳。

从朱生豪故居离开，我决定走回客栈，再看一看嘉兴的街旁巷里，青砖黛瓦。此时烟雨蒙蒙的天气开始变得温暖而愉快，虽然有一段正赶上修路需绕行，但街上的人们都面色柔和，步履不疾不徐。

嘉兴人有他们的骄傲：秀水泱泱，"红船"引航，均衡富庶，和美勤良……

谁不爱嘉兴呢！谁不愿做几日嘉兴人呢！

再见，朱生豪故居，再见，嘉兴！重逢的人会再重逢！